

2514

洱源文史资料

第三辑



9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
洱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洱源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洱源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洱源文史资料 第三集

政协洱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1993年2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字数 110千字
大理州电子印刷厂 印刷

大理州新闻出版准印证号 92(74)

主 编 苏仕代
副主编 杨位儒 王靖宇
编 辑 杨学胜 李佩玖
杨志昌 段本善
编 审 李春华 杨崇标
杜仁舒 马瑞民
编 务 李勇峰 张寿堂
杨凤玲

345/02

封面题字 马 曜
封面设计 杨学胜
技术编辑 王仲宽

洱源县标山鼎盛时期全景图

(杨光炜供稿)



政治協商
民主監督

洱源縣政協籌備會

一九九二年四月高治國書

云南省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 高治國 題

史鑑育

洱源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惠

云南省書法家協會主席 李群杰 題

一九八二年一月



以史为鉴



范碧花



史鉴育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
南省洱源县委员会文史资
料

(杜泽周篆刻)

目 录

情深茈碧水、节劲罗坪松

- 记洱源人民支援反“清剿”斗争片断 周 涛 1
- 护送胡耀邦总书记过洱源 杨位儒、王冠中 21
- 洱源水利史话 赵铸纪 23
- 罗时江碑和西闸河护堤碑 杜泽周供稿 37
- 洱海之源漾濞河 杨泽仁 41
- 洱源民工修筑滇藏公路经过 周 涛 44
- 乔后之桥梁 李文农 55
- 洱源的公路 陆恩锡 59
- 乔后史略 钟振洲 62
- 洱源的马帮运输 陆恩锡 70
- 洱源一中校史掠影 王冠群 73
- 建国前的三营小学 刘定唐 王冠群 76
- 开办民众夜校的回忆 刘定唐 80
- 血吸虫病在洱源流行简史 张树标 84
- 一九四二年的霍乱病在鹅墩 杨学胜 87
- 瘟疫流行话官营 李佩玖 90
- 洱源地方志编纂考述 李文源 94
- 云南高等教育之先驱
- 杨克嵘先生传略 李文源 100
- “三迤一家 一门三将” 胡以时 104
- 一片丹心育英才
- 记终身热爱教育事业的王璧先生 赵治国 117

护国功臣杨一五先生事略 … 杨儒璋口述 杨光炜整理	119
河尾耆英会	赵治国 赵治业 123
“五服”小考	苏仕代 125
从一篇颂词中探知龙门本主是谁	杨泽仁 127
乳 扇	杨子厚 129
漏邑村乡规十条	杨百川供稿 131
石岩头乡规碑	杨亮松供稿 133
游茈碧湖赋	马 曜 135
《游茈碧湖赋 并序》注	蔡川右 李佩玖 141
茈碧湖中水花树	杨圭泉 杨红阳 152
标 山	杨光炜 154
邓川西湖	张树标 164
拂苴阁纪胜	赵治国 赵治业 杨秉煌 166
旧州古城	赵 珊 杨百川 171
“双廊”一名的由来及其演变	逸 民 177
清幽胜景龙泉庵	王靖宇 179
九气台揽胜	杨圭泉 182
鸟吊山之谜	杨圭泉 184
梅城石塔	杨圭泉 186
古洞奇观	王绍荣 187
四海一观的灵应山	杨圭泉 190
迷人的高山湖泊“海西海”	张桂宝 张树标 191
封面画 茈碧湖风光	杨学胜
封底内页 篆刻	杜泽周
高治国题字	
李群杰题字	
标山鼎盛时期全景图	杨光炜供稿

情深茈碧水，节劲罗坪松

——记洱源人民支援反“清剿”斗争片断

周 涛

1948年11月，中共滇西工委开始在洱源、漾濞、剑川结合部的罗德特区建立乔后矿山工人自卫队和上下江农民自卫队，点燃了滇西北人民游击战争的星星之火，由此在中共罗德特区区委领导下，开始了游击根据地的建设。洱源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和国民党县政权为地下党所掌握，成了隐蔽新生的人民游击武装活动的屏障；1949年春，各种投机冒牌武装在滇西蜂起，保山“共革盟”分兵北上，永胜“民联军”大举南下，妄图控制滇西北，攻占大理，霸占滇西，洱源成了他们必争之地，4月，滇西工委领导的剑川武装暴动成功，5月初罗德特区、剑川人民武装解放滇西经济重镇乔后盐井，组建起滇西北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抗击投机冒牌武装。1949年5至7月，滇西北人民武装歼灭了“共革盟”北上部队，粉碎了“民联军”，开辟了滇西北游击根据地。洱源是根据地南拒国民党武装进攻，北保腹心鹤丽剑地区的前哨。由于洱源县委在5月武装起义过程中的失误，使盘踞凤羽的恶霸匪首马锐（马老六）逃脱，死灰复燃，所以洱源又是我们与这支穷凶极恶的反动武装苦斗的战场。

自罗德特区发动游击活动至1949年9月，滇西北人民武装——滇西人民自卫军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七支队，滇西北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在这短短的一年里，

洱源各级党组织在滇西工委、滇西北地委领导下，发动了各族人民群众，建立了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创建了地方游击武装，成立了人民政权，使洱源成为滇西北根据地的一块坚固前哨阵地。在此期间，洱源人民却经历了十分艰苦复杂的斗争，从中受到了血与火的严酷考验。1949年9月至12月国民党动用了九个保安团的兵力向滇西北“清剿”，在滇西北地委领导的反“清剿”斗争中，洱源人民经受住了国民党大军压境，武装“清剿”的考验，为保卫根据地，迎接全省解放作出了贡献。

在反“清剿”斗争中，洱源各族各界人民，以满腔的革命激情，进行了许多至今仍感人肺腑的工作。参与过这些历史活动的许多人，虽因年深日久，他们的姓名我已无法一一记述，其感人至深的事迹回想起来，却仍历历在目。其人其事真可谓“情深茈碧水，节劲罗坪松，岁寒经风雨，苍翠色犹浓。”

一、真正的铜墙铁壁

洱源县属的基干游击队不到一百人，在滇西北人民武装中，只是一支小小的游击队。但也许是因为洱源是滇西第一个国民党县长率部起义的县份；也许是因为我们“虚张声势”的宣传起了作用；也许由于马老六等与我们对抗的反动势力为向他们的上司夸功邀宠，“报案”时夸大了洱源的“匪情”；或者是三者兼而因之，洱源的地方武装，被敌军视为一股似乎与“黄平匪部”（指七支队）一样强大的“势力”，有“数千之众”的“甘霖”（地下党员，原国民党洱源县长）股匪”。当我们在上级领导下发动群众巩固洱源根据地之日，也正是国民党“滇西剿匪指挥部”调兵遣将，利用周围地霸武装向我们大举围攻之时。宾川阎幺王（阎德臣）虎视于东南；保安团兵布中所；马老六盘踞凤羽，对我们是心腹之患。但在人民自卫军的直接保卫

支持之下，洱源人民团结奋斗，三股敌人均未敢轻举妄动，使我们自1949年6月至9月，赢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间，深入开展了建党、建政、拥军支前工作。在这段时间里，自卫军与保安团对峙于中所、右所一带，马老六龟缩在凤羽街，我们处于我军一侧的前沿，与敌军盘踞的地区，鸡犬之声相闻，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对方一侧，依旧是民不聊生，马老六盘踞的凤羽地区，各族人民更是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边，却是“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党政军民在战斗中建立了血肉关系，鱼水深情，活生生的生活实践，激发了各族人民对国民党及其爪牙的仇恨，更启发了各族人民的革命觉悟和决心。就在这样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下，我们组建了县基干大队（南卫队）、鹅墩武工队、永宁武工队、永乐武工队等四支基干游击队伍。在鹅墩、五充、炼城、桥下村（文强）、九气台、江干、三营、孟伏营、黑石涧、应山铺、大坪、大佛村、大营、墩子村等二十多个村庄建立和扩大发展了党支部，在其余大多数村庄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小组，在知识青年中发展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农民中广泛建立了云南农民抗争会（简称“农抗会”），妇女会、少年儿童中组织了儿童团，在中青年贫苦农民中，发展了民兵三千余人。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以党组织为核心开展波澜壮阔的拥军支前和配合自卫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活动，同时又在这些生死搏斗的活动中发展壮大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群众组织和群众武装。在广泛发动组织基本群众队伍的基础上，切实做好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各族各界开明人士，建立了广泛的反蒋爱国统一战线，孤立了马老六一类死硬顽固分子。8月，采取各族各界人民协商推荐与区、行政村农民代表会、县人民代表会选举相结合的办法，产生了

行政村(相当于乡)长及区、县人民政务委员会、组成县、区、行政村三级党、政、军、群组织。

洱源人民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组织发动起来,并能经得住严峻的考验,决不是偶然的。更非“一轰而起”所能办到。

洱源地下党的工作,自1948年下半年开始,洱源各族人民在近代所受的剥削压迫,早已到了“统治者无法照常统治,人民也已无法照常生存”的地步。各族人民中的仁人志士为寻求出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被压迫人民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的反抗,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早已是一股不可遏止的潜在革命力量。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形势下,省工委通过统战关系,到洱源开辟工作之初,即由党的地下组织掌握了国民党的县政府,这又为党的工作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旦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即很快形成了群众革命的声势,在党的深入艰苦的组织工作、宣传教育工作的促进下,革命形势随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洱源能在短时间内即发动了武装起义,并能获得成功的根本条件,同时也是洱源党组织能在起义成功之后的挫折中经得起考验,并能迅速恢复和巩固了起义部队使组织迅速发展巩固的根本原因。

1949年5月中旬至9月中旬,在自卫军主力保卫下的根据地建设中,洱源各族人民又经历了如革命导师马克思说的“在伟大的变革中,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洗礼。我们所处的地域与敌占区近在咫尺,两个区域的人民,却过着有如天壤之别的生活,加之当时全国革命的胜利形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末日将临,游击区人民群众对前途充满信心,我们执行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政策,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军、政、群各级组织,和各民族、各阶层凝结成一个战斗的整体。在敌我关系上,

广大人民群众心明眼亮，是非清楚，一切敌对分子的敌对活动，随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视之下，对党和军队、各级政权、广大群众却寄予无限的信任，连一些老绅士也深为感叹，说“国民党统治三十年，搞得命如倒悬；共产党来了只几个月，我们这里却已成了官清民安乐的地方。”我们的党组织和广大干部、自卫军战士、游击队员，确实丝毫没有辜负人民的厚望，身体力行，甚至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联系和团结了各族人民群众，形成了在国民党优良装备的大军进攻下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经受了1949年9至12月反“清剿”的严峻斗争考验。

二、汪洋大海

1949年9月中旬，我们听到国民党军可能向我们大举进攻的消息。其时，人民自卫军主力部队已改编为“边纵”第七支队，滇西工委分成滇西、滇西北两个地委，洱源属滇西北地委领导。地委指示我们，部队要避免实就虚，作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机动作战准备，歼灭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地方却需坚持就地斗争，独立工作，各自为战，配合和支援主力部队。敌后斗争，工作将是很艰苦的，需要作三至五年艰苦斗争的准备。起初，这个指示只是在县委几位负责同志中传达，在党员和干部中，则是按这个精神进行形势教育，使大家有应变和坚持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

我们的形势教育还没有全面展开，9月22日接到地委下达的紧急指示：国民党保安团，以数倍于七支队的兵力发起了对游击根据地的“三路进攻”和配合地霸武装作“南北夹击”。七支队决定放弃洱源县城，向指定地点转移，地方各级组织立即转入地下斗争，地方政权和游击队就地坚持游击活动。这个指示经县委紧急研究后，立即向各级组织作了布置。我们对撤

退、转移虽然没有充分的思想酝酿，但突然下达这个指示，也没有引起什么思想混乱，却激发起一股同仇敌忾，决心坚持长期敌后斗争的激情。我们对撤退、转移更无组织准备，但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工作却沉着而有秩序地进行。七支队在凤羽、中所前线的部队主动撤出战斗，向北转移，我们一方面以“南卫队”在腊坪哨、炼城一线进行掩护活动，一面把地方上直接投入作战前线的基干队、武工队、民兵、民工有计划地归还建制。其时，我负责凤羽支前工作，我在县紧急会议之后，首先对凤羽周围的地下组织活动进行布置，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是不少人坚决要求随部队转移参军作战。经过了多方的说服动员，最后大多数人在“工作最需要”、“留下工作，困难最大、最艰苦”、“革命应找艰苦、困难的事情干”这样一些道理的说服下接受了安排。对已暴露和个别无法说服的同志，分别情况安排了参军，随部队转移，或转移到游击区分散隐蔽。留下的，以白米庄、包大邑为据点，严格按地下组织活动原则单线联系，深入隐蔽下来，先只做情报工作，不进行组织发展和组织活动，而后听候上级指示，在保证组织安全的前提下，相机进行其他工作。23日，我们完成了凤羽坝的地下工作部署和撤退、转移，其他各区在凤羽的武工队、民兵、民工撤回到县城。24日，各区人员归建和组织活动的布置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又接到地委的紧急指示：保安团已出动，分头经漾濞、邓川、姜寅三路向我大举进攻，令我们立即放弃县城，转入农村坚持游击，实施配合、支援主力部队的各项任务。

向滇西北进攻的云南省保安第二旅，9月24日所属第14团从中前所、马甲邑一线向洱源推进，其后又有保13团、保3团进驻洱源。加上马老六手下的乌合之众近1000人，被“滇西剿匪指挥部”收编为“补充团”，总共约5000之众。当时洱源游

击根据地的总人口不过 5 万，县委所属游击武装不过 100 多人枪，论兵力、装备，扑到洱源的保安团可算一股狂涛骇浪，其势汹汹；论人心、士气以及国民党和我们所执行的截然不同的政策，这 5000 之众来到洱源，无异几支破船驶进汪洋大海。

直接向洱源进发的保 14 团两个营，出发地点距洱源县城 40 余华里，马老六匪部从凤羽到县城距离 40 华里。我们着手撤离的工作大体与这两股敌军向我们的驻地进发同时开始。我们在敌军必经的道路、村庄，没有一兵一卒，但当地党组织在那里布下了各种“疑阵”，七支队的文告、滇西北专署的告示、《滇西人民日报》、《告保安团官兵书》等宣传品到处可见；井边写上了“有毒”字样，路口埋上了“地雷”、“炸弹”；各乡镇的积谷全部作了分散转移；县城进行了空室清野，工事碉堡全部夷平，成了一个“无人区”……至当天午夜，我们完成了这些工作，我和鹅墩武工队最后一批撤离县城，去仕登与县委机关其他人员会合，到达时已是 25 日的清晨了，这时我们得到的敌情报却是，保安团还在下山口吊炮放枪，马老六匪部还在塔坪（下龙门）向洱源城方向作“火力侦察”。敌军进洱源，这时确已是入了“无人之境”，他们却为此而更加胆战心惊。保 14 团由团长毕选文亲率两个营，一个营配合马老六匪部向洱源县城“火力搜索”、“攻击前进”，直到 26 日才到城边，打了半天枪炮才敢开进。

由于当时的形势，和党中央对卢汉的团结争取以及“边纵”已与卢汉建立了秘密联系；同时保安团和卢汉又处于“中央军”的监视之下，保安团对滇西北游击区既进行气势汹汹的进攻；每到一地却又实行不同于中央军和地霸武装的“怀柔政策”，武装占领之后，随即号召老百姓“回家各安生理”，对马老六企图大肆杀戮也进行了遏制。我们当时并不了解这些微妙